

湄南河畔采風行

。謝增泰。



湄南河畔采風行

目 錄

方思若序	
熱愛中華文化的洋人	2
北欖坡迎神遊街盛會	9
北欖坡女鼓手陳阿細	12
日趨沒落的潮劇	14
會演潮州戲的泰人	19
五十年觀影追憶	21
泰華影壇搜奇	32
演期最長的戲劇	34
生命・河流	36
水鄉紀遊	41
外國人眼中的水鄉生活	43
椰園之戀	46
她的一生	48
我送巴年兄「歸山」	51
到喃邦坐馬車	54
曼谷三條最古老的街道	56
三聘街的由來和發展史	58
耀華力路興建近百年	60
乃東和他的成名小說	63
當清道夫的親王	66
歷史上四位成名女英雄	69
形形色色的女強人	71
把糖吹成動物形的藝人	82
小侏儒是怎樣成長的	85
泰國猴戲流傳于廟會中	88
泰國的聾啞學校	94
作者小史	97

❧ 方思若序 ❧

在我的印象里，謝增泰先生是個戴着深度近視鏡的學者，那厚得無法再厚的鏡片使他行動有些困難，但和他交談起來，却是截然另一個形象，豐度翩翩，談笑風生，富幽默感，着實是言語有味，予人親切愉快的感受。

我卅多年前初入文化圈，便仰聞謝先生的大名，他在英國新聞處當翻譯，在報館譯國際電訊，在華語麗的呼聲電台主持空中教授英泰文課。他是個中英泰文的全才，特別是英文的造詣為圈中人稱許，但同時，又獲悉他是一個標準的潮州戲迷。

有着高深的英文修養，却又是標準的潮州戲迷，這至少在我個人的感覺上是很不相稱的現象。

直到近期，我才恍然大悟，謝先生却原來是個民俗學的研究者。

晚近幾年，謝先生在退休後的閒暇中，居然在副刊上大寫起文章來，這可能是編輯先生拉稿專家的傑作，他像伯樂之于千里駒，準是他邀約謝先生來撰寫這些有所專長的采風問俗的好文章。

謝先生是搞翻譯的，特別是電訊翻譯，如果說起文藝創作，他恐怕是不太在行，至少，文藝作家這桂冠，可得禪讓予其他的作者了。不過，謝先生還是揮動他不老的寶刀，以他數十年新聞工作中的新聞觸角，把泰國許許多多美好的民情風俗，值得介紹給讀者的都通通寫下來，如今把它結集出版單行本是應該的，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在「湄南河畔采風行」這集子中，收入的章篇均是具濃厚泰國色彩的采風問俗文字，其可讀性知識性高，同時也富于史料價值，謹衷誠推荐于各界朋友。

熱愛中華文化的洋人

西洋漢學專家 抵泰研究潮樂

我這一生有一個很奇怪的遭遇，在無意間結識了一位專門研究中國民間藝術的洋人，並且和這位荷蘭籍洋人成為好朋友，甚至因為他的愛好，而跟着他學會欣賞潮州家鄉藝術。

我和同庚友人龍彼得教授初次認識，是在一個十分湊巧的機會，當時是一九六八年中秋節前的一個星期日，我在麗的呼聲華語部工作，正與同事磋商某些事務時，一位洋人走進辦公室來找我。

同事們認為我懂得英語，一定能為這位來訪的洋人解決某些難題，誰知這位西洋人却不講英語，他用國語和我講，他給我他的名片，印上中國名字——劍橋大學東方學系主任龍彼得博士。

龍彼得告訴我，他在劍橋教授中文，專門研究中國南方音樂和廟堂音樂（即功德樂）。他這次來泰國旅行，是專門來曼



一九七〇年，筆者與龍彼得教授于住宅中合影。

谷欣賞「功德」樂的。他每晚都到各個佛寺去走動，看喪場的「功德」班表演藝術，在許多晚中，他覺得在五角頭某佛寺中看到某善堂的「功德」組所演唱的「功德」樂工夫最優秀，因為他不懂得潮語，不能和那個「功德」班的人交談，於是，旅社的人就為他指一條門路，要他到麗的呼聲電台來找我，要我為他找出那個「功德」組的住址。

龍彼得教授立即用筆在紙上寫出那位唱「功德」藝人的名字，和「噠叻仔」的地名來。

我靈機一動，想到噠叻仔地區一家報社，是我經常前往坐談的，我想該區的居民一定會認識這位民間藝人，於是，我欣然答允，並約定當天下午六點多給他一個回音。

我和龍教授一同離開辦公處，送他回歸旅社，隨後立即到噠叻仔京華報社找老朋友聊天，把每日到報社送咖啡的「德兄」找來，問他認不認識這位唱「功德」的藝人。

「他就住在這條巷子裡，我叫小孩帶你去找他。」咖啡德毫不猶豫地叫他的兒子陪我同往。

我和那唱「功德」的男人會了面，約好晚上到越鵠佛寺商談。隨後，我又到旅店找龍彼得教授。他十分高興，拍着我的肩膊稱讚一番。

「想不到你這個近視佬能在三小時內為我找到這個唱歌藝人，你真了不起！」他豎起拇指一再讚揚我。

他根本不曉得，我這個無聊人一生專做無聊的事，為一個素不認識的外國人服務，當跑腿。

當晚，我陪了龍教授到越鵠功德場和那藝人會面，由我担任介紹人兼潮語翻譯。龍彼得和他立了合約，書明在做功德錄音之後，應抄寫一份功德歌詞給教授，全部代價是一千五百銖。

那時功德場一般時價是一日連宵三場功德法事，收費才一千銖，那位潮陽歌手大概以為這位西洋佬是發了瘋，錄一次功

德樂意花了一千五百銖，使他們平白無故賺了這筆錢。

三天之後，因為我的協助，我們借用麗的呼聲電台的錄音室，錄了「禮血盆」和「過橋」兩段樂曲，全程時間約一小時，功德班出動了四人，兩個主唱的是昔日潮劇班的老丑，另兩位是拉提胡及奏瑤琴的樂手。

演奏完畢，付了款，龍彼得教授向那主唱的首席藝人索取功德歌詞，這位藝人以為紅毛佬不識中文，是說着玩的，竟藉詞說他忘記帶來。龍教授却說，他隔天就要飛赴東京去了，他不能再在曼谷等他的歌詞了。

我知道，這是那個唱功德的傢伙故意刁難，不抄歌詞來給他，我這個老曼谷，又是介紹人立即胸有成竹的對教授拍胸保證。

「你儘管走，全部的事件包在我身上，三天後我會把歌詞付空郵，寄到東京給你。」

龍彼得教授臨走時還對我說：一切郵件寄往東京荷蘭使館轉。就這樣，他匆匆地走了。

這時距離中秋節還有三天，我對一個萍水相逢、成為知己的外國朋友的拍胸担保，竟使我在三天之內，登門索稿六次之多。這位唱功德的潮陽佬總是藉詞說他没空抄寫，故意拖賴。我想到我和龍彼得教授臨別時的諾言，更覺得一個同種人對外國人的熱心中華文化，而不敬重萌生了厭惡、痛恨的心理，但我却拿他没法，說了那麼多的好話，走了那麼多的冤枉路，他就是不給。

到了中秋前夕，我忽然得了一個巧計，特地到酒樓去買了一盒月餅，送給唱功德藝人的妻子，這女人見我在她家走了那麼多次，明白我的意思，她接受了我的「進貢」，答應我明天可來拿稿。

隔天，我再到噠叻仔後街去，這回功德歌詞真的抄好了，可見是我那盒月餅的效力。我立即拿到中央郵政局去寄，又花

了四十一銖的郵費。我為一個剛剛認識的友人，在噠叻仔那條小巷子走進走出八次之多，又花了百多銖買月餅，才把中國人的信用買回來。由于這件事，我和龍教授終於成為好朋友。

我們不斷通訊，在信中也提到功德樂和潮州戲劇問題。龍教授在信中還告訴我，說他在劍橋讀中文系的洋學生，都非常欣賞泰國的功德樂。但我始終不明白，西洋人為何會欣賞潮州音樂，特別是在喪場中演奏的功德樂？

龍教授潛心研究 潮劇英歌兼功德

一九七〇年杪，龍彼得教授三度訪泰，我帶他去蘆溝橋戲院觀賞來自香港的第一潮劇團。那天正好由名老生許雲波，老旦李美英表演「洪承疇」，許雲波演洪承疇，李美英飾演洪太夫人，兩人演技洗鍊，看得龍教授不住叫好。他一面欣賞，一面指出表演者的優缺點，品頭評足，頭頭是道，把我這個土生的中國人都比下去了！

我對於他對潮州民間戲劇藝術的研究深入而感到驚異。他更告訴我，他去過香港，中國和台灣，有中國人，有潮州戲的地方，他都去訪問過，追尋過，他研究潮劇來源，他能說出潮州最早的劇本是來自泉州的「陳三五娘」，又名「荔枝記」或「荔鏡記」。

至此，我才曉得他是華南音樂研究專家，手頭還有很多有關「英歌」隊的資料，我經過與他三數次長談之後，也跟着他開始對「英歌」隊萌生興趣起來。當然，龍教授也是渴望能够在泰國欣賞到此一潮州民間藝術。

據說「英歌」班是潮陽、普寧及揭陽一帶最流行的民間傳統音樂劇藝之一種。過去，中國的農業社會，農民終歲忙碌，無以為樂，故利用農閒時節，集體為戲，配以絲竹，鑼鼓等樂器，久而久之，形成有節奏的戲目，有唱有舞，成為一種群體性的文娛活動，稱為「英歌」。

潮州「英歌」是以施耐庵名著「水滸傳」內容爲主，演出分爲二部，前半部爲「前棚」，共有卅六人，分別扮演「水滸傳」的卅六天罡，後半部稱爲「後棚」，扮演七十二地煞，兩棚合共一百〇八人，也就是梁山泊的一百〇八條好漢。

前棚和後棚各有不同的表演方式，前棚有舞，稱爲「舞英歌」，演出者全是精壯青少年，排列于隊伍前面，「前棚」之名故此而來，他們的表演方式是由十八人左右手各執約四十生長的木棍。另外十八人則各持小鼓，隨着銅樂器的節奏，作有層次的起舞並敲擊着木棍，舞姿優美。隨勢變化而爲「穿花蝴蝶」、「玉女穿梭」、「麥穗花」等……。

後棚則以唱做爲主，起始是以「水滸傳」七十二地煞爲題，但後來逐漸演變，已脫出此一範圍，現在雖仍稱爲七十二地煞，但人數却無一定，有時超過七十二人，有時却僅三數十人，而飾演的人物多取材自潮州戲劇目，如鬧花燈，雙櫓船，桃花過渡，楊子良討親……

據龍彼得教授語筆者，一九三三年，曾有一班最大（約四百多人）英歌隊在汕頭、炎光大帝（火神爺）的遊行隊伍中出現。

舊日潮州鄉下排練英歌，多在農曆歲暮，冬收之後大家比較清閒，排練到新年過後，元宵節的時候，便出來大顯身手。現在的中國，似乎已沒有英歌班的演出了。

於是，許多要參觀中國民間藝術的外國人，便擁到海外有潮人衆多的地方來尋求。

這位外國漢學專家兼潮州音樂研究者，給我的有關中國鄉土學問，可說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的。據一位對潮劇自稱爲權威的友人對我說，龍教授實在是世上一位罕見的學者，他對我所說的都有書籍和經典可作根據，他甚至隨時把一些隨身攜帶的資料出示我們，表示他所言並非空穴來風。

由於他的啓蒙，使我對北欖坡一年一度的遊神盛會注意起

來，每年的正月（農曆）初三，我例必北上，在當地留宿一宵，翌日起來參觀盛會的英歌班遊行。我把所見的形形色色寫信告知遠在英倫的龍教授，使得龍彼得心癢難熬，巴不得快快趕來泰國欣賞。

一九七四年杪，龍彼得博士有信給我，他說要來參觀北欖坡的英歌班表演，並準備作實地拍攝電影，俾帶回倫敦研究。

我們終於約定日子，他在農曆春節來臨時到達泰國。除夕日，他到我家作客，在我家吃年夜飯，我又請他到「京都戲院」看一場潮語片「火燒臨江樓」，大家都覺得甚是過癮。

年初三，我陪他北上北欖坡，並先替他買好二十卷十六米厘電影菲林。事先我已爲他約好當地一位攝影師，俾可屆時爲我們實錄英歌班的遊行節目。

我由于必須爲龍教授作潮、泰語的翻譯，因此，自始至終緊跟在他的身邊。我們在初三晚先到本頭公媽俱樂部，參觀大鑼鼓班及「英歌」班的音樂演習，參加遊神節目的青年男女，全部是當地埠衆的子女或泰籍青少年，他們奉了父母之命，到來爲「本頭公媽」服務，藉資取悅神祈，有一些是比較貧窮的人家子弟，是爲了賺取「津貼」而來表演的。

龍彼得教授十分活躍，穿梭于一衆年青演員間，問這問那，一面不斷的記錄。初三晚的綵排遊行他已忘我，一心全寄托在「英歌」班上，就這樣，在擁擠的人群中，他所攜帶放小型錄音機的手提皮袋裡的護照被扒手竊去了。

當我們在市街中遊行至精疲力盡，盡興回歸旅社時，才發覺護照不知所終，害得龍教授心情不安，一夜不能安睡。

天亮的時候，我告訴旅社的負責人，希望他能爲龍教授找回來，或到當地警署報案，請警方幫忙，可是，旅店的負責人却笑微微地說：

「不要緊，竊賊不敢敲詐遊客，護照對他們無益，等會一定有人送來還。」

我聽了將信將疑，龍教授也沒辦法，只好同到神廟禮拜，並捐了香油。當天下午二時，果然那個還算有點良心的扒手，托人把護照送到旅店來還我們，這倒霉的扒手賺不到分文，也不敢向我們詐取贖費。

那一次，「英歌」隊的青少年們也很合作，他們知道龍教授要拍攝遊行隊伍的情形，他們在中午時延慢進餐，願意走完全部街道，使攝影過程能順利完成，為這位熱愛中華文化、中國民間藝術的洋人服務，使外國人知道泰國北欖坡，到目前還遺留有中國傳統民間藝術，希望外國人會聞風而趕來泰國旅遊觀光。這是我衷心所企望的，因為，作為一個華裔，是應該時時刻刻抱着協助傳播中國文化和傳統藝術，而作為一個泰人，也應希望能協助泰國向外人宣揚泰國的美好風俗和風光，吸引更多的洋人來泰遊歷，而增加泰國的外匯收入，正是一舉兩得。

一九七九年，龍彼得教授五度來泰，他一再感謝我對他的幫忙，他認為，那一次在北欖坡拍攝的「英歌」隊遊行電影，雖不是最完整的一套，但也不算錯，那些英國學生欣賞得津津有味，因為，在目前，即使是中國，已經沒有這種大場面的遊神盛會可供參觀了，他認為我能够住在泰國，能够年年到北欖坡去看「英歌」隊遊行是最幸福的人。

一九八〇年，我以一個潮劇專家自居，對一位到麗的呼聲電台訪問的美國人談論潮劇問題，那位在美國密歇根州大學執教的年青講師也是內行人，他不但熟悉潮劇，還和我談及中國名著「水滸傳」。看他也是談得頭頭是道，這可看出許多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的關注，他們認真地到有中國人的地方去探求、訪問，然後著書立說。反觀這裡部份中國人的子弟，父母不讓他們讀中文，當他們面對這些研究漢字的外國人，不知有什麼感覺？

（一九八五年元旦）

北欖坡迎神遊街盛會



北欖坡的春節正月初四迎神遊街盛會，不但是泰國僑社中的家鄉民間藝術表演的大集會，且亦係反映潮汕各僑鄉的元宵迎神盛會習俗。

北欖坡僑社是由多屬僑胞所組成，故此參加遊街的也有各屬的傳統表演。當地僑胞以潮人佔多數，所以遊行隊伍中有兩隊潮州大鑼鼓。其次是瓊屬及客屬的醒獅隊，最後還有廣屬的醒獅隊。

出遊的衆位神祈，包括潮人所崇拜的本頭媽，瓊僑所崇拜的本頭公，及廣屬僑胞的關帝君等。

至于該埠唯一的英哥班可說是代表各屬僑社的合作表演。



北欖坡一年一度舉行遊神盛會（農曆正月初四日）「英哥」隊正遊行時影。

我一向去參觀北欖坡的常年遊神盛會，並不注意舞龍表演這一項目，我以為也是跟醒獅一樣，都是廣屬青年喜歡表演的民間遊戲，它們每次在大街獻藝，一定有攀椽雲梯去奪取「紅包」的驚險鏡頭，是孩子們最愛看的盛會節目之一。

但是，有一年，我於農曆十二月中旬，到北欖坡埠參觀英哥班的排練，偶然經過練習舞龍的地方，我因好奇遂駐足而觀。

適逢舞龍的健兒們作半場休息，我找個機會與全隊的教練搭訕起來。

於是，我才知道，舞龍表演是整個隊伍中最費氣力的運動，他們的動作劇烈，宛如球賽中的籃球比賽一樣，由於它要使勁用力，所以需用三班表演者共一百廿人，輪流出場，每班四十人表演不逾十分鐘。這與籃球比賽分成四局，每局十分鐘一樣。

教練又對筆者說，他們在初四必須徒步遊行約八小時之久，雖然一百二十位健兒在烈日之下，每人高擎木棒，舉起那三十餘公尺長的龍身，平均輪流出場不足三小時，但他們的消耗精力却比籃球賽要多出一倍。

參觀舞龍表演，最好是在正月初三夜，遊行隊伍作總綵排時候。因為晚上隊伍必用馬達生電，龍身及龍眼均裝有彩色燈泡，在黑色的市街作表演遊行，格外好看。

那年，有數家旅行社因北遊清邁及清萊，附帶讓遊客參觀初三夜的綵排導遊節目。我曾看見成團的三、四十人遊客，在街頭駐足觀看，各人對舞龍表演，讚賞不已。

但是，旅行社的遊客們却不知道遊神盛會有一齣壓軸好戲，叫做「金龍戲水」。那是在初四日終日遊街表演之後，全隊一百二十位健兒與那條金龍，一齊到難河中去洗浴。

我一個偶然的場合，欣賞到「金龍戲水」的奇景。因為一位同來的朋友在一家咖啡店裡坐了兩小時，我因太無聊而又

不敢遠離那位朋友，乃由咖啡店前步行了二百公尺遠，到難河河邊去逛逛。我在岸上飲料攤買汽水解渴，無意與小販談天，問他為何很多遊人在岸上守候，他很自然地說，他們要等看舞龍者與龍同浴的場面呢。

我聽後不覺喜出望外，才知道我在無意間發現了這盛會的壓軸好戲，但又不敢離開難河河岸半步。本來有足夠時間，讓我在十分鐘內回咖啡店去通知我的好友，以便共同欣賞此一千載難逢的節目，可是我又怕錯過這個機會，不願遠離這裡踞高臨下的自然看台。

果然，在半個鐘頭之內，好戲便上演了，舞龍在下午四點半歸隊之前，必須到河裡來一次與龍同浴的玩意。我看着那條長龍與一百二十名表演者一齊躍入水裡，龍身的鱗甲「金光閃閃」，美麗奪目，實在是世上難找到的偉大場面。

夕陽西照中，萬頃碧波，襯托着那閃閃發光的金龍，在水中活動着。我在偶然的機緣中，看到這個千金難買到的一刻。河邊的霜水販說：「這是每年遊神盛會之後，必有的舞龍者與龍戲水。」可惜遊客們都沒看到這最精彩的一幕。



北欖坡女鼓手陳阿細

我第二次見到陳阿細小姐，是一九七五年的春節。當時我陪伴龍彼得教授到北欖坡去拍攝英哥班表演的紀錄片。

在本頭公媽俱樂部職員的安排下，我認識了這位當地的潮州大羅鼓隊女鼓手。那時她是在為本頭公媽服務了八年之後，已退出迎神盛會的隊伍，而轉入該埠的女子師範學院進修，她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替潮州大羅鼓隊當一位女鼓手，當時她才十三歲，俱樂部的樂手及教練們認為她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奇才。陳阿細一直服務了八年才退出該樂隊，並以顧問資格替該樂隊造就了不少女鼓手人材。

一九六八年春節，即在北欖坡有麗的呼聲廣播系統後的翌年，我因接受該台華語部一位姓何的男播音員之邀，特赴該埠欣賞春節正月初四日的迎勝遊街盛會，我在那時首次看到一位十五、六歲的華裔姑娘鼓手。

隔了七年之後，我又再度會晤她，但我並不提及在七年前已欣賞過她的擊鼓技術，因為當時她身邊有一位女朋友叫陳阿鳳的，也在本頭公媽的大羅鼓隊裡當打鑼的藝人。

我不好意思在她面前說我欣賞打鼓的，而沒說出打鑼的美妙處。

之，這兩位在九年前同時認識的潮州樂友，曾分別給我通訊。金龍到曼谷後還曾寄一點書籍給她們閱讀。

一個華裔，泰名叫「樂達娜」，沒有接受中文教育的機會。已畢業師範學院八年，此刻可能在北欖坡府一家學校教友。

八年來她為迎神盛會服務，是奉了父母之命及受了華僑埠眾之托，發揮她的擊鼓才能。她獲得潮州大鑼鼓隊老前輩藝人的傳授，鍛練了多年，學會了不少臂力與腕力工夫。看她對準鼓心和鼓旁的敲擊，我便知她已得了真傳。後來，她因學業繁重，無暇於「本頭公媽俱樂部」大鑼鼓隊的表演和排練，她還繼續以「大姐」資格培植了許多後起之秀。

陳阿細已盡了她的所能，為維護潮州民間良好風格及藝術傳統，雖然年青的一代已缺少興趣，不再讚賞這些「落伍」的音樂，但許多外國人（連泰人在內）都說這種古典藝術是應予以維護的，以免日後趨於淪亡。

我欣賞了陳阿細這位女鼓手的打鼓技術約兩小時餘而已，但這種長時間的聽賞實令人難以置信。因為，在我方面就好像短短時間內，「狼吞虎嚥」似的，把潮州民間藝術儘量注入腦裡。他人不知，誤會我是貪戀女孩子的姿色，對她一舉一動，手臂一揮一指，都注意觀看，其實我的耳朵正儘量傾聽，那鼓兒發出的美妙音響，令人熱血奔騰。我也不知自己如何痴呆地聽着，但我自知那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享受。用一句俗語來形容，就好像「雙耳都聽出油來」。

有一位老朋友說她十三、四歲時候，在家鄉蓮陽市（亦稱南洋鎮，廣東省澄海縣屬）觀看常年元宵鄉鎮上的鑼鼓隊遊行，他對我說，那時我向父親討了一百多個銅板的零用錢，便在市上一面吃糖菓，一面欣賞大鑼鼓音樂。

我很羨慕那位朋友的福氣，而我却没有那麼幸運，因為我在泰國出生，沒有機會欣賞到真正的潮州民間藝術和音樂。



日趨沒落的潮劇

潮劇全盛時期 首推四十年前

居住於泰國的華僑，潮籍人士佔七十保升以下，所以我常常這麼說，潮劇是潮州家鄉的民間風俗娛樂，是非常確切的。但是，目前潮劇在泰國，却已日趨沒落，觀眾也越來越少，這與正牌的「新唐」日益減少，成一個正比例。

談到潮劇全盛時代，誰都會指出，四十餘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本京耀華力路五大班潮劇日夜公演，那個時期，確是潮州人家鄉藝術的全盛時代。

有些人還不知道，在較早時候，曼谷的潮州戲班，多數是班主在潮州原籍攜同班底，向暹羅進軍的。其中以老賽寶豐班及中一枝香班的歷史最古老，這些老潮劇班在戰前非常吃香，每一班在耀華力路均有永遠性的公演戲院。

因此，可以說耀華力路是潮州戲班薈萃之地，是一項不能否認的事實，與該路兩旁有四大金行，同樣令人矚目！

對於一個對潮劇稍為注意的人，當不會忘記卅年代初期，泰國警察廳下令禁止潮州戲班僱用童子角色，當局此一措施是在防止販賣人口，因為有些童角是被貧苦父母，或騙子拐騙後賣進戲班的。無可否認，童角的被禁止演出，大大地傷了潮劇班的元氣，一下子要重新訓練成年演員，可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一九六八年第三度訪泰的香港新天彩潮劇團蒞臨麗的呼聲電台華語部，接受該台訪員謝泰訪問錄音。（左起）陳喬、方巧玉、陳楚蕙、葉麗珍及班主張大坤。

遠在卅年代之前，曼谷的潮劇班與家鄉的潮劇戲一樣，幾乎全部採用童子角，就在現在，有些人還保存五十年前的錄音老唱片，把當時最著名的童伶的歌聲錄音保留下來，其中最著名的有老賽寶豐的名烏衫鵲頭，及中一枝香班的名小生御雄，這些童子優伶，多數是男的（就如國內的京劇名旦梅蘭芳一樣）。他們到了十五、六歲時，因身體發育而變了聲帶，對他們的歌喉便大打折扣，所以，本京一般童伶就在這個尷尬的年齡急流勇退，或改變角色，由小生改演武生。

就筆者所知，當日最著名的童子角烏衫鵲頭，是以演「掃窗會」一劇的王金貞馳名的。

自泰國警察廳取締潮劇的童伶後，這裡的潮州戲便開始走下坡路了，不過，當時仍舊保持五家潮劇班底，繼續日夜公演長連潮劇，倒也吸引了不少老叔老伯，老嫗老姆和「新唐」，可是，再過了一個時期，也許是泰國的正牌中國人漸來漸少，看潮州戲的人也越來越少了。班主虧蝕，往日在耀華力路出盡風頭的五大潮劇班，那布景鮮艷，晚間燈火輝煌的門面，終於雲消雨散，無聲地結束了。

田 六十年代後期 泰華潮劇中興 田

六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初期這段為期數年時間，可算是泰國的潮劇中興時代，在那段時間內，繼着香港製的潮語片在泰國大受歡迎之後，香港潮劇班紛紛南來獻藝，他們來曼谷跑碼頭之後，又續往新加坡等地淘金，但是，香港的部份潮劇演員，仍覺得這裡的潮州鄉親最為熱情。

筆者在那段時期，因在本京麗的呼聲電台擔當司儀工作，所以與香港潮劇界人士接觸最為頻繁，有時潮劇團蒞臨電台作錄音訪問，甚至筆者要親自出馬，到廊曼機場，或潮劇院的後台去作錄音訪問。

一九六四年九月間，香港的東山潮劇團初次來曼谷，以至一